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罪与耻/李涛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 4

ISBN 978-7-5057-2324-5

I. 罪… II. 李… III. 日本—历史—研究 IV. K31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8053号

书名 罪与耻——日本的岛国属性
作者 李涛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
规格 787×1092毫米 16开本
21.75印张 530千字
版次 2007年4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24-5
定价 36.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前 言

在偌大的中国，想找一个对日本完全一无所知的人，这绝不可能，但在国人中找一个对日本了解甚多的人，也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

我们了解日本吗？我们真的了解这个民族吗？

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让中国人心情复杂和矛盾的了。日本是中国的邻居，中国人对它有太多的感受。正因为如此，欲说日本，却总不知该如何说起。

没有哪个国家比日本更让中国人熟悉的了。不管中国人是否情愿，日本都是中国的邻居，只要地球的板块不发生重大变化，即便中国不和日本往来，也不能改变中日两国一衣带水的事实。

在日本，随处可见中国的汉字，而在中国，又随处可见日本的商品。尤其是现在，几乎每个小孩都能脱口而出几个日本动漫的角色，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几件“日本制造”。每个中国人都会两句日语：“沙扬娜拉”和“八格牙路”。前者使我们想起电视剧中的阿信、幸子、大岛茂，后者使我们想起了《地雷战》、《地道战》，想起了猪头小队长、冈村宁次、山本五十六。

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对日本人迷惑不解。他们不明白这个外表腼腆、不善言辞、动不动就90度鞠躬的民族何以能如此富于创造力和活力，在经济战争中所向披靡。不明白这个经济上最为外向的大国，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上却显得这样内向，到现在为止还不能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吃那么单调难吃的日本菜时，却还能津津有味；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看那木偶戏似的古怪的“能乐”时，会如醉如痴；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在社会生活与人协作时，如同一个人那样高度协调一致……他们的“不明白”比中国人还多。

鲁恩·本尼迪克特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而李光耀说得更为直接：

“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日本人独特的耻文化将日本人束缚在道德律令中，也造就了日本人极端强烈的自尊心。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极其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要么化嘲笑为动力，不断自我完善，以此来消除嘲弄，要么就是在怨恨里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

极端敏感的性格，极易受损的自尊，无处不在的琐碎和烦苛的规矩，让日本社会成了一个“失乐园”，因此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日本人不得不发展其他方式来调节自己紧张的神经。因此“失乐园”和“享乐园”的奇妙组合成为日本社会的又一大特色。

日本人的享乐，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共同享乐基础上，因此也不必面对被嘲讽的危险。日本是佛教国家，但是却并不谴责满足私欲，他们认为肉体享乐是好事。在日本肉体享乐被当作艺术来培养，有些享乐在其他国家眼中甚至有些残酷。日本人最喜欢的一种肉体享乐就是泡澡，泡澡的习惯流行于日本的各个阶层——贫困的农民、卑贱的仆人到家财万贯的富人……。他们每天都将自己放在滚烫的热水中，出浴的时候全身通红，好像煮熟的虾子，这种残酷的享受在日本人眼中是别有一番情趣，回味无穷的。睡觉是日本人的另一大享受。无论在什么地点，什么状况下，日本人都能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他们还经常在下班以后去酒馆喝酒，甚至喝到彻夜不归，在酒馆里纵情歌舞，开怀畅饮，丑态百出，将礼仪弃置不顾。

日本人将肉体的享乐看作是对自己的奖赏，不是社会的真正组成部分，完全不受社会礼仪的制约。日本的享乐形式花样繁多，而且愈发专业，因此日本民族不仅以其保守让世人侧目，还以其放纵闻名于世。

日本人明白，享乐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很可能动摇社会秩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人有一条规定：在社会要求履行义务时，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享乐去尽义务。日本人视肉体享乐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所以可以随时享用，随时放弃。

日本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世人看来对立的两面，他既可以服从，又可以反叛。有时，他的性格是服从、克制、无私、自我牺牲，还有敏感和易怒。有时，他们也可以冲破人情的束缚，打破耻辱的压力，成为神一样自由的人。在那时，他们就会表现为自由、放纵、叛逆和傲慢。那是一种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的安排走进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的特性；既可以无私地享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谨慎怯懦，又勇敢鲁莽；既温文有礼，又桀骜不驯；对上级有时盲目服从，又顽固反抗；既极端保守，又非常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日本人矛盾的性格造成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尽心尽力，而且非常容易走极端。这种民族性格对日本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他们的顺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建立法制化社会，也有利于克制现代社会平等自由泛滥造成的混乱，但是这种顺从与牺牲精神一旦被野心人士利用，就很可能造成如二战时期一样的惨剧。他们的放纵与反抗有利于打破陈规，促进创新和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但是这种自由也容易发展成为极端的无政府主义，造成整个集体的放纵和失控，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活动日益高涨也是这种反情绪的产物。

日本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的不合常理，也许，一言难尽是加在日本这个词前的最适合的定语。

第一编 “罪与耻”背景下的日本文化

虽然本尼迪克特并没有用“耻文化”涵盖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只是着重向人们展示“耻文化”这一特定范畴下的日本文化，并确实用“耻文化”3个字生动清晰地勾勒出日本的民族性格。但还是有不少日本学者对她的“耻文化”说不以为然，认为它既有失偏颇，又没有诠释清楚日本人复杂的特性，况且本尼迪克特最终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为什么日本人在醉心于菊花艺术的同时，又崇尚刀剑武士，为什么“耻文化”下的日本充满矛盾……

日本人真正的性格远比本尼迪克特笔下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日本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世人看来对立的两面，他既可以服从，又可以反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的性格是服从、克制、无私、自我牺牲，还有敏感和易怒；当他达到“圆熟”或认为反抗会达到圆满时，就可以冲破人情的束缚，打破耻辱的压力，成为神一样自由的人，偶尔也表现为自由、放纵、叛逆和傲慢。

第一章 对“命”的信仰

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 /3

以强者为荣、弱者为耻是日本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日本是神庇佑的国家”、“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尽管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会对诸如此类的传说深信不疑，但因这些传说而生的自大心态却渗透在他们的血脉里，融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中。

二、耻与义理 /9

不少日本人感觉来自于遥远封建时代的义理就像浮士绘那般珍贵，是值得珍惜的“文物”，它的繁盛时期——江户时代早已过去，当今的日本是一个繁荣的现代化国家，义理的锋芒不如往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没有完全摆脱义理的影响。

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 /17

就自律一事来说，日本人绝不比罪文化影响下的欧美人表现得差。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看到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定性为耻文化后，日本的学者会有那样大的反应，向来以超强自律性为荣的日本人，一下子被划入了他律性文化的阵营，当然会有所怨言。

四、对“命”的信仰 /24

日本人不厌其烦地为每一种超凡力量起名，然后将其作为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像敬仰神灵般敬仰力量。他们对神灵的尊敬不只限于对神灵的供奉，更多地表现在生活态度上，他们愿意遵照神灵的意旨生活，让自己更加强大。

第二章 等级，一种制约模式

一、承恩与中央取向 /30

对祖先的崇拜和对天皇的崇拜有着相同之处，人们崇拜祖先，祖先对家族成员有制裁力，是因为家庭是一个非常小的集团，家长制下人们不得不遵从祖先的约束和制裁。事实上并非集团规模小就能形成祖先崇拜，现代社会的家庭组成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小，但是祖先崇拜却消失了。

C
O
N
T
E
N
T
S

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 /33

日本近代社会中的近代自我的形成，并不是在家庭中，而恰恰是反抗家庭或走出家庭后才成长起来的。日本的家庭不像欧洲家庭那样能够隔绝外部世界的渗透力，而是如同日本的房屋那样，很难有效地防止风雨的入侵，社会舆论和权力的支配会毫无阻挡地对家庭成员产生影响。

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 /38

每个人都有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命令的受害者，即使有心为自己讨回公道，也不清楚到底应该向谁追究责任。难怪人们管日本的官厅叫“无责任体系”。在这种权力代理制度下，上级可以巧妙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即便下达了什么有违民意的命令，中间人的存在，也可以让他们从沸腾的民怨中逃脱。

四、“能力主义”与“年龄主义” /45

以年龄来标示社会地位高低，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行为规范，在日本的一些领域里是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的。在现实社会中，人的社会地位、身份、性别等凸显在人际交往之中，长幼似乎在多数情况下并不直接表现出来。但是在日本，年龄仍然是显示社会地位的强有力的标志，年轻人有对年长者表示敬意的规范。

第三章 困惑中的道德

一、皇军、鬼子、野心、侵略 /50

曾几何时，日本大力学习中国文化，从儒家到佛教，从文字到艺术，甚至按照大唐长安的模样修建起奈良城，却独独剔除掉中国文化的核心——“仁爱”，因为温情脉脉的“仁”实在和日本个性格格不入。

二、投降的瞬间：美国人懵了 /55

虽然日本人看似不可思议的转变让美国人摸不着头脑，事实上日本仍旧按自己的性格处事，目的一样，只是方式变了。因此，日本人没有把美国的占领看作是一种耻辱，反而觉得这是重新探索获得名誉之路的好机会。

三、骨髓中的“岛国意识” /60

由于日本人的自卑和孤立，使他们非常在意其他人对日本的想法，尤其是西方国家对日本的评论。每当面对西方人时，日本人肯定不会忘记询问对方对日本的感觉如何，而被询问者也会礼貌地说一些称赞的话，日本人听后自然兴奋不已。

第二编 一个传统的、保守的日本

很多人说日本是一个异族，确实，日本的很多东西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难以理解和揣摩的。在很多西方人眼里，日本是个蒙着神秘面纱的东方岛国。即使是现在，全球化趋势加强了，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增多了，日本的很多东西还是不为外人所熟知，尤其是在文化方面。

日本本国的学者，曾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出日本的文化是无核文化，越是深入剖析日本文化，你就越能体会到其过程就好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将其剥开之后，会发现里

面什么都不存在。

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没有“本心”，或者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找不到人们所追求的精髓和实质，这些都似乎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不过事实就是这样，但也不能仅凭此就说日本的文化是空虚的、空洞的。

第四章 借鉴的传统

一、徐福及其文化上的岛国传统 /67

徐福可能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传播到日本的人。徐福到达日本的时候，日本仍处在石器时代，徐福带去的先进文化给日本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促进了日本社会由绳纹时代向弥生时代的飞跃。

二、借鉴过来的教育传统 /74

虽然日本逐渐发展成了发达国家，但是社会中意识形态却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最主要的表现是西方的基督教没有在日本社会中盛行。这些说明了日本人的一个特点，在学习借鉴西方国家先进制度和文化的同时也可以保留原有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精髓，实现发达国家的目标。

三、国风文化 /81

日本佛教虽然是从中国移植的，但是在传到日本之后逐渐变得日本化了。平安时期，日本的朝廷贵族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对佛教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但是佛教的势力并没有因此而削弱，而是通过迂回的方式保持了自身的实力和发展。

四、“公仪之民”与“天下之民” /90

正义多愿意站在强者一边。推翻了室町幕府统治的信长，流放了足利义昭的信长，自然是当时日本至强之人，眼看统一天下的霸业即将实现，他开始着手将自己的私权力转化为对天下的公权力。天皇是日本人公观念的源头，信长不出预料地向正亲町天皇接近。

五、内部与外部 /95

尽管武士们强调的无私精神原是为报答主君的情谊，也是一种情的表现，但这种情却以牺牲家族之情为前提。武士团也可以被当成一种同族关系，它以武士团、主君领国的延续繁荣为最高目标，每一个武士都必须学会遏制自我欲望，这是成为一个合格武士的前提。

六、身份与等级的社会性 /100

将军赐予御家人土地，承认御家人土地所有权，并保障他们的经济利益，立功者还能得到“新恩地”，而御家人则要“奉公”回报，例如战斗的时候带领族人为将军作战……

第五章 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混合

一、剑镜玉，山与川 /106

在日本相传铜剑和铜镜可以解除邪恶的诅咒，有辟邪的作用，所以很多人使用铜镜，佩带宝剑，特别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人活着的时候如此，死后还要将生前使用的铜镜和佩戴的宝剑随葬，算是告慰在天之灵，也是对死后之人的庇护。

二、城与村 /111

日本古代的城市数量十分有限，基本上首都就是全部的城市，而且当时的律令制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因此政治机构也都集中在首都。即使是首都之外的其他中央政府建立的城市也多为政治服务的，基本没有所谓的商业城市。

三、“家”与“家训” /119

战国时代之前的家训，基本都是不允许继承人之外的人阅读的。这是因为社会的秩序混乱，而武士家族之间又是敌对的关系，所以家训就被当作保家“秘籍”精心收藏了起来，防止秘密外泄。江户时代之后，武士家族之间已经不再发生争夺领地的战争，每一家的家庭情况也逐渐相同，家训也就不再是家族的秘密。

四、女性与儒家 /126

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思想深入人心，直至现在还深深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造成这种观念的原因不仅是因为经济、社会，另外和其本身的“完善”理论基础有很大的关系。

第六章 传统的兼容

一、兼容并蓄的宗教 /132

在神道的发展过程中，受到的最大影响就是来自于佛教和儒学。佛教在奈良时代之后开始大量进入日本，当时对神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甚至提出了“神佛习合”的主张。神道在学习了佛教之后，创造了自己的教义，并出现了“理论神道”。可是，神道在学习佛教的时候，却是困难重重。

二、禅与日本文化的交融 /139

禅宗将佛教修行融入了具体的日常生活，各种日常生活中的劳动都可以作为修行的手段，搬运柴草是修行，挑水做饭也是修行。武士没有公卿贵族的权势为背景，只有通过自己脚踏实地的奋斗才能出人头地。因此，武士笃信通过自我表现修炼“自成佛道”的禅宗，用禅宗激励自己去拼搏奋斗。

三、日本社会的民俗文化 /148

在当时，男女之间的地位还是比较平等的，可是到了“嫁入婚”的时代，男方的地位逐渐上升，可以随意休掉妻子，而女方想要离开男方却十分困难，必须先由男方发出“休书”才能正式离婚。如果男方不同意离婚，女方也毫无办法，只能去寺庙做尼姑。

四、生活中的汉字文化 /155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日本人自己看见了用汉字写出的日本名字，很多时候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发音，这也是为什么日本人喜欢交换名片的原因。

五、“拿来文化”的扩张 /158

日本民族的学习热情是举世称奇的，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在学习外来文化时能像他们那样热情、认真。从语言方面讲，日本人也经常把学习挂在嘴边，“受益匪浅”几乎是所有日本人最热衷的口头禅，即使在商店买东西的时候都能和学习沾上边。

第三编 一个固执的、艺术的日本

自我折磨的极端表现就是日本武士道拼命鼓吹的“死亡哲学”，即死亡本身就是精神的胜利。日本武士的剖腹仪式让世界震惊，武士先把肚子剖开，再往深里挖，露出五脏六腑，等到血流干净为止。在通常情况下，剖腹者三四个小时都不会死，还得配一个助手，在剖腹者无法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帮助他把头割下来。日本军人手册上也有最后一颗子弹要留给自己的指示。日军没有设置一支正规的卫生救护部队，溃退时常常开枪射杀伤员，或让伤员自杀。耻文化将日本人的不投降主义推向了极端。在日本，过去只有战死或自杀才能保全名誉。为了避免自己和家族蒙羞，日本人往往选择消灭自我。

第七章 在吸取的同时也在改变自己

一、东方与西方，固执与顺从 /169

人们能理解日本人追随西方的态度，因为他们有崇拜强者的传统，即使骨子里透着那么一丝轻蔑。想当年，日本对中国俯首称臣的时候，不也是因为看到了唐文化的先进，中国的强大么！

二、一种规则形式下的教育 /174

对衣食住行这些能够看得见的东西的控制也许可以，但是对看不见的精神层面的控制却不那么简单。即使当时日本不发达，目不识丁的日本民众占大多数，但是希望完全控制心灵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三、为现在而活 /180

日本人在追求神道的时候就必然寻找物质载体来挖掘心灵的本质，这必然要每天甚至每时都涉及到物质问题，所以日本被称为是现实主义国家，甚至是投机主义者。日本人为此找的理由就是在物质的所有方面寻找心灵的本质，并称之为生活中必需的行为。

第八章 国民的艺术

一、裸体的“武”蹈：相扑 /184

无限的风光让人们忽略了相扑艰难的成长之路。相扑作为一项传统的运动，一直保留古老的传统。相扑界有着森严的等级制度，任何进入专业相扑界的人都必须从底层做起。相扑的服饰、发式根据等级的不同都有严格的规定，就连吃饭、上厕所、洗澡、睡觉等生活细节也要根据相扑的等级列出严格的先后顺序。

二、园之艺术与浮世绘 /189

如果说园林艺术是日本值得自豪的文化瑰宝，那么举世闻名的日本“浮世绘”也可以算得上是日本本土艺术的典型代表了，很多西方的艺术大师都曾经从日本的浮世绘中获得创作灵感。

三、在城市中隐居 /194

日本人爱自然，也渴望和自然接近，却无奈自然灾害多如牛毛，庭园、盆栽刚好让日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C
O
N
T
E
N
T
S

本人能够安然地触碰自然而无需担心自然动怒，盆景、庭园文化的出现也让日本人可以安稳地枕着自然入睡。

第九章 美的价值别于道德价值

一、美的价值与道德价值 /202

日本国歌、军歌都带有一种哀伤的情调，连摇篮曲的曲调都很悲伤，闻之伤怀，这是因为日本文化中“物哀”的审美情趣。这是一种悲哀与同情相通、爱怜与感伤并存的情绪。这种美只能通过感觉得知，它不是凭理性、理智来判断，而是靠直觉、靠心来感受。

二、赤裸的人性 /211

古代的日本，战乱频发，即使是贵族之人也不免有朝不保夕之感，太多的战争和阴谋，恶劣的生存环境，让人变得坚强残忍，有如丛林中的野兽。然而在平静的时候，人们也会为自己的捉摸不定的命运悲哀。

三、现实是一种梦幻的立场 /218

在日常世界里衣冠楚楚，举止得体，自觉遵守着各种道德规范，而一到了夜晚的梦幻世界，在夜幕的掩盖下，所有不能为他人称道的阴暗的欲望就都倾巢而出，露出可怖的一面，如果人有勇气在这个时候审视自己的灵魂，恐怕也会为自己的邪恶惊吓。

四、爱欲的纯粹性 /226

然而，这正是爱欲的狡黠之处，爱欲往往就在这自我认定的伦理遮掩下滋生开来。既然是伦理的，她当然可以尽情地支配它，当她发现事情超出了她的控制时，当她发现自己完全被爱欲左右时，已经太晚了。

五、时尚是一种规则化的艺术 /234

日本年轻人的时尚大行其道，欧美的评论家们认为日本正在发生文艺复兴。究竟是文艺复兴还是简单的时尚呢？

第四编 一个极端的世界

日本人认为，享乐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可能动摇社会秩序，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日本人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当社会要求个人履行义务时，要毫不犹豫地放弃享乐去履行自己的责任。日本人将肉体享乐放在人生的低微位置，可以随时享用，随时放弃。

除了用肉体享乐来缓解生活压力之外，加强自我修炼，达到“无我”或“圆熟”的境界也是日本人缓解压力的重要方式之一。日本人修炼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圣神的境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消灭耻感，使心灵获得自由。而要想成为圣神必须经过艰苦的修炼，打破外在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第十章 人的极端

一、好美、尚武、合和、性……/247

生物的本能就是为了生存而竞争，为了竞争而团结。尚武就是为了竞争而出现的德性，合和则是为了互助而产生的德性，这两者都是天生的。无论多么野蛮残酷的社会，都有合和的一面。如果世界上有不懂得悲伤的人，不懂得悲伤的国家，那么这个民族一定没有合和。

二、“我”暂时，而“生命”永恒/251

日本企业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是一种暂时的存在，员工牺牲小我，来换得企业“生命”的延续。

三、艺伎，一个特有的附属产物/255

由于日本男人们对艺伎有着特殊的精神恋爱关系，所以将艺伎真正当作自己的红颜知己也不是件稀奇的事，而且有些人还不只有一个这样的红颜知己。在日本男人的心目中这并不是什么丢面子的事，相反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他们为自己有艺伎这样的红颜知己而感到自豪。

四、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从慰安妇看日本的女性歧视/262

这场战争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伤痛和遗憾，其中最心痛的应该就是那些慰安妇了，因为战争不只是在她们的身心上造成了重大的创伤，那些日本军人对她们身体的摧残、虐待和心理的歧视对她们一生都有极大的影响，使她们的生活始终笼罩在黑暗当中。

五、“母性”在日本的社会伦理/266

母亲的角色开始发生了变化，教育孩子是母亲最重要的工作，孩子就是她的作品，她的精神寄托。孩子越有出息，母亲就越有面子，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一下子紧密起来。“母子亲密”的现象和一直以来母亲在家庭中的脆弱地位、核心家庭的形成、与父亲的相对疏远等因素都密切相关。

第十一章 民族的极端

一、一个民族的自恋/273

名誉对于武士来说是比较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武士文化可以说也是耻辱文化，他们在乎的是通过忏悔求得原谅，至于是不是真实的事实无关紧要。武士往往为了保住面子，宁愿否认罪行，掩盖真实的历史。日本人拥有的这种精神，是依靠“日本是神国”的神话做后盾的，同时这些神话也是日本进行侵略战争的精神支柱。

二、不得不提的“右”/279

日本沉浸于自己绘制的“大东亚共荣”的蓝图中，全然无视自己的举动给他人带来的可怕伤害，反之，在他们看来的“胜利”，蒙蔽了他们的双眼，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民族膨胀欲。

三、主张“国家主义”的“法西斯”/284

日本的战略思想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用各种手段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摆脱战后各种束缚，借助军事实力在国际中建立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重新走回到法西斯的军国主义道路。



· C ·
· O ·
· N ·
· T ·
· E ·
· N ·
· T ·
· S ·

四、失落感和耻辱感推进的民主化 /290

日本社会这次大的变革从头至尾都充满了强烈的美国色彩,美国将大量美国特有的文化意识和社会形态等用于改造日本,所以这场革命让日本人心中总是觉得有些失落。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日本人庆幸的,美国在实行占领政策时要求彻底废除军国主义制度和思想,因此日本人解脱了。

五、美国式的自由 /295

日本人一心追求美国式的繁荣和富强,这种热忱,往往使人不再考虑此后可能会出现不良后果。确实,之后的日本社会在尝到丰收带来的甘甜后,也一并体味到了不成熟的苦涩——美国的阴暗面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

第十二章 商业与商业社会的极端

一、“成金”者和赤贫者 /301

对于那尚未“成金”的人来说,“成金”不再是高不可攀的梦想。在这样一个混沌疯狂的时代,几乎每个人都有个“成金”梦,这个金光灿灿的梦,让他们迷茫颓唐的精神为之一振,也让他们不同于循规蹈矩的祖辈。

二、神道背景下的商务活动 /305

日本人自古就将神道信仰放到心灵深处,依靠这种信仰来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因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这种心灵深处的信仰,会唤起全民族团结一致,可以化作人们突破重围的勇气和力量,可以化作巨大的凝聚力,是精神动力的来源。

三、经济、文化的奇迹 /312

在日本教育成功模仿了美国之后,日本人的社会生活也在做出改变。战后的日本人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充满了羡慕,他们十分向往这种西方的生活。日本人一方面是传统的民族,而另一方面又对时代潮流充满兴趣,他们想要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学习美国人。

四、花红柳绿的商业区和特色新一代 /320

“涩谷新人类”是追求摆脱传统,彰显个性的一代,但有时这种追求也会有超越界限的时候。日本社会在很多年以前曾经出现了“援助交际”的现象,而这个现象的发源地就是涩谷。

五、“一亿总中流”的“后现代”社会 /323

在中国乘坐公共汽车,如果遇到老人,给他们让座会让人觉得有礼貌,可是在日本如果给60多岁的老人让座他们一定不会坐下,更不会表示感谢,因为这种年龄在日本还并不需要让座,他们会觉得自己在别人眼里看来很老。

六、环保的日本人与“抠门”的日本人 /331

日本在随着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开始“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这种现象对环保、对节约资源都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地球的环境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在“回收馆”这个商场中出售的物品,都是人们在伤害了地球之后留下的证据。



第一编

“罪与耻”背景下的日本文化

虽然本尼迪克特并没有用“耻文化”涵盖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只是着重向人们展示“耻文化”这一特定范畴下的日本文化，并确实用“耻文化”3个字生动清晰地勾勒出日本的民族性格。但还是有不少日本学者对她的“耻文化”说不以为然，认为它既有失偏颇，又没有诠释清楚日本人复杂的特性，况且本尼迪克特最终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为什么日本人在醉心于菊花艺术的同时，又崇尚刀剑武士，为什么“耻文化”下的日本充满矛盾……

日本人真正的性格远比本尼迪克特笔下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日本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世人看来对立的两面，他既可以服从，又可以反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的性格是服从、克制、无私、自我牺牲，还有敏感和易怒；当他达到“圆熟”或认为反抗会达到圆满时，就可以冲破人情的束缚，打破耻辱的压力，成为神一样自由的人，偶尔也表现为自由、放纵、叛逆和傲慢。



二战后的美国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热潮，出版了不少有关日本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恐怕就是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在这本书里，作者反复强调的，除了为中国人略知一二的日本“武士道”外，还有中国人不甚熟悉的日本的“耻文化”。

虽然本尼迪克特并没有用“耻文化”涵盖日本文化的方方面面，只是着重向人们展示“耻文化”这一特定范畴下的日本文化，并确实用“耻文化”三个字生动清晰地勾勒出日本的民族性格。但还是有不少日本学者对她的“耻文化”说不以为然，认为它既有失偏颇，又没有诠释清楚日本人复杂的特性，况且本尼迪克特最终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回答，为什么日本人在醉心于菊花艺术的同时，又崇尚刀剑武士，为什么“耻文化”下的日本充满矛盾……

日本人真正的性格远比本尼迪克特笔下描述的要复杂得多。日本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世人看来对立的两面，他既可以服从，又可以反叛。当他未达到“圆熟”时，他的性格是服从、克制、无私、自我牺牲，还有敏感和易怒；当他达到“圆熟”或认为反抗会达到圆满时，就可以冲破人情的束缚，打破耻辱的压力，成为神一样自由的人，偶尔也表现为自由、放纵、叛逆和傲慢。

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让世界啧啧称奇，本尼迪克特在概括日本人的矛盾性格时说道，那是一种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的安排走进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的特性；既可以无私地享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谨慎怯懦，又勇敢鲁莽；既温文有礼，又桀骜不驯；对上级有时盲目服从，又顽固反抗；既极端保守，又非常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日本人矛盾的性格造成了他们做什么事情都尽心尽力，而且非常容易走极端。这种民族性格对日本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就像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他们的顺从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建立法制化社会，也有利于克制现代社会平等自由泛滥造成的混乱，但是这种顺从与牺牲精神一旦被有野心的人利用，就很可能造成二战时期的惨剧。他们的放纵与反抗有利于打破陈规，促进创新和发展，也有利于消除上级的蛊惑和蒙蔽，但是这种自由也容易发展成为极端的无政府主义，造成整个集体的放纵和失控，日本军国主义复辟的活动日益高涨也是这种反情绪的产物。

曾经，日本人在罪与耻间迂回穿梭，终究其“耻”的本性占据上风。日本人要不要或是何时能摆脱顺从又反抗的极端行为，消除自卑与高傲的矛盾性格，我们不得而知。一个民族的根性是优是劣，是好是坏，评判的标准又是什么？如此繁杂的问题岂是三言两语能说清的？说一千道一万，终归还是那个道理，任何事物的发展总要顺应潮流而行，逆天行道，其下场有史可鉴！

第一章 对“命”的信仰

一、耻与罪之间的日本文化

以强者为荣、弱者为耻是日本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日本是神庇佑的国家”、“日本人是神的子民”……尽管今天的日本人已很少会对诸如此类的传说深信不疑，但因这些传说而生的自大心态却渗透在他们的血脉里，融进了他们的民族性格中。

二战后，前联邦德国总理向犹太人家下跪谢罪，并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纪念碑前献上花圈，代表自己的国家为德国法西斯犯下的罪行道歉。相比之下，日本至今都极力推托战争责任，不停地在历史教科书中粉饰其过去的罪行，甚至要将南京大屠杀一笔勾销。每遇到认真反思历史的日本人，“爱国心切”的日本右翼就会大呼“自虐史观”祸国殃民，似乎只要坚持不承认，犯罪事实就会自动消失。

在近代，日本是亚洲唯一一个没有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国家。在当代，日本经济的强劲世界共睹。在部分日本人心中，日本比亚洲其他国家“高贵”甚多，向“低等”的亚洲人道歉，是莫大的耻辱，必将大大损害日本国威。

有“日本伏尔泰”之称的福泽谕吉在他颇为自豪的《脱亚论》中极力主张日本要和中国、朝鲜等“野蛮国家”划清界限。东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曾将世界人种分为三六九等，欧洲人是



福泽谕吉（1834—1901年）

福泽谕吉是明治初期思想家、教育家，他撰述了许多介绍西方新知识的启蒙著作，影响最大的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

“上等人”，而在亚洲“下等人”中，唯有日本人是和欧洲人一样的“上等人”。类似的理论在今天看来荒谬不经，但对日本人的影响却深之又深。

站在人性的角度思考，侵略他国、践踏人道、肆意烧杀的日本人未必不知道自己在犯罪。日本人有罪恶感，销毁罪证，百般抵赖就是其有罪恶感的最好证明，没有人愿意负罪前行。西方人通过反省自我，净化灵魂，洗涤罪恶；而迫切渴望摆脱旧罪恶的阴影，希望能自信满满地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日本人则选择了用“遗忘”这种方式消除罪恶。对他们来说“心外无物”，什么时候将罪行遗忘得一干二净，什么时候便无需再受罪恶感的纠缠。让他们懊恼的是，那些饱受他们伤害的国家，总是执著地将罪行摆到他们面前，让他们无法遗忘。

反思、忏悔本是洗脱罪恶感的最佳途径，但在深信“道歉是耻、忏悔是耻”的日本人看来，绝没有反思、忏悔的可能。因此，摆脱罪恶感的唯一办法，就是篡改历史，拒不认错。

本尼迪克特认为日本人“知耻不知罪”。不管她对日本耻文化的研究是否尚存在争论，这句评价都极精准地勾勒出日本人的性格。

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和西方的罪文化不同，日本的文化是耻文化。罪文化强调自律，耻文化强调他律。罪文化下的人不会顾及他人的评价，但他们会自觉地将社会规则作为自己灵魂的一部分，无条件地遵守。一旦违背了这些规则，他们无需他人评判就会自认有罪，虔诚地忏悔，因此，罪文化下的民族多有很强的自律性。既然更强调自律，相对忽略外界评价，罪文化下的人总是坚定地做自认为对的事，他们不喜欢自由和个人权利受到他人的阻挠，同时亦不会干涉别人的生活方式。“这是我的自由”、“我为我自己而活”是他们的口头禅，也是最让他们自豪的地方。

但在“耻文化”的氛围下，个人是高尚还是卑贱，行为是否正当，都要由别人评判。来自于他人的评价体系总是相对的、不固定的，这就让日本人缺乏固定的善恶观，而是时刻以他人的看法为参照，尽可能让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接受。他们会为他人的好评价备觉欣慰，为他人的坏评价感到耻辱，他们对耻的敬畏超过了对罪的恐惧，他们用“是不是耻”来衡量他们看到的事物，思考着自己的言行。如果正义善良的行为和外在的评价体系发生冲突，他们多会放弃伸张正义；如果邪恶暴戾的行径得到认同，他们就会果断地大行不义。在畏耻而谨言慎行的日子里，他们渐渐遗忘了耻文化建立的初衷：集社会舆论之力，惩恶扬善。

建立在罪文化上的民族崇尚人的个性、自由，而建立在“耻文化”上的民族则格外团结，其社会中的人都会自觉地向看不见却又无处不在的他人评价体系看齐，并愿意为此牺牲自我。因此，一旦这个评价体系倾向于恶的一方，整个民族就会毫不犹豫地做起恶事。如果其中哪个人因良心不安拒绝为恶，他就会被社会孤立，甚至遭受社会的严厉惩罚，耻在日本文化中的地位远远高于了罪。南京大屠杀时的日本士兵，以杀戮平民为荣，不杀的就会被大家看不起；今天的日本右翼以承认罪行为耻，承认罪行的就会被他们大肆攻击。而一旦“以承认罪行为耻”上升成全社会的普遍意识，谁也不能保证日本不会再次走上侵略他国的老路。

兵家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方便战后美国制定对日政策，本尼迪克特写就了《菊与刀》，提出了“日本是耻文化的国家”这一概念。其后，日本的诸多社会学者也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日本的耻文化”的进一步研究，而对和日本关系微妙的中国

来说，也确实有必要了解一下影响这个邻居独特性格形成的“耻文化”。

象棋中的每个棋子都必须按照规定的“步法”腾挪转移，否则棋局就无法展开，社会中的个人，也就是“我”，也要每时每刻小心翼翼地“向权威者的规则看齐”。社会学家为了研究方便，将“我”以及和“我”一起遵守同样规则的人称为“所属集团”。“我们”都被要求听命于规则的制定者，即使有时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或者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我们”也要唯他们马首是瞻，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他们为“参照集团”。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待规则的态度不尽相同，罪和耻就因这态度的不同区分开来。前者看重的是是否违背规则，后者则更执著于与其他守规之人相比，遵守规则的程度是高还是低——即“我”在所属集团中是否居于劣势。因此看一个人是否犯罪只需看他是不是遵守了规则，而看一个人是否是“耻”，则要对比每个守规之人的表现。就像论断一个1.70米的男人是高是矮，不取决于1.70米的数字，而取决于他身边的人是1.60米还是1.80米一样。

日本人的自尊心极强，一旦发现自己没有身边的人出色，就会备感耻辱。他们很少像中国人那样，以阿Q式的安慰调整自己的心态，在他们眼里通常看不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他们多会暗下决心，不超过比自己出色的人绝不罢休。因此，看到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后，为国家的落后感到耻辱的日本人会那样热衷西学，支持维新。为了尽快摆脱耻辱，一向保守固执的他们竟会要求“全盘西化”，让世界大跌眼镜。当日本人意识到自己强大起来后，便开始迫不及待地通过攻击、侵略其他国家来显示力量，希望借此改变自己在其他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他们向心目中的强国发起挑衅，甚至偷袭了曾驾着“黑船”撬开自家大门的美国。

今天的日本人在教育不爱学习的孩子时，还经常用“我就知道你肯定比别人做得都差”这样的话来激励他们，并认为此举格外有效。因为孩子们在听到类似的评价后，多会铆足了劲儿学习，非要做到比别人强不可。可在别的国家，这样的教育方法则有让孩子自暴自弃的危险。在职场上，即使没有领导的要求，日本人也会严格地敦促自己做好每一件事，生怕落后于人，他们总是自觉地向最优秀的人学习，甚至会像尊敬神灵一样尊敬他们。而对被尊敬的人来说，被尊敬就意味着被当作超越的目标，必须更加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绝不可以沾沾自喜，掉以轻心。

另一方面，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又格外害羞，西方人曾称日本人是“害羞的文化人”，他们不善于表现自己，被人注视的时候会浑身不自在，在陌生人面前会显得相当拘谨。在外国人眼中，他们是不喜欢显山露水的实干家。他们不仅会为自己的劣势害羞，甚至还会为优势害羞。譬如作家太宰治，就一直为优越的家庭环境感到不自在，甚至写了《人间失格》分析小时候的害羞体验。这在外国人看来无法理解，但对日本人来说却自然而然。

害羞和感觉耻辱不同，虽然二者同是耻文化的一种表现，在感觉上也很容易发生混淆。为了深入了解日本的耻文化，有必要将二者区分开来。

有人认为困扰太宰治的害羞感和感觉耻辱没什么两样，在他人眼里的优势——家境富裕，在太宰治眼里却是和自己所向往的共产主义者间难以逾越的身份障碍。太宰治家是殷实的地主家庭，共产主义者则多是为地主、资本家压迫的无产人士，在这种情况下，太宰治富足的家境就变成了他融入共产主义人士队伍的劣势。因此，害羞和感觉耻辱一样，都是“我”在所属集团中居于劣势的感觉。其实不然，将害羞感和感觉耻辱等而视

之的前提是“不同的人对优势的看法不同”，但“感觉耻辱”的情况只发生在人的所属集团内部，始终都由贯穿这个集团内的同一种标准引发，而“不同的人对优势的看法不同”则明显涉及多个评判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人总会扮演多重角色，即便是尚未完全踏入社会的孩子，也是如此。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的学生，同学的伙伴；在家庭里，他是他父亲的儿子；若用财富多寡来衡量，他属于富人阶层，而感觉耻辱，衡量的标准只会发生在同一个角色群体内的同一个标准中。譬如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作为学生的他成绩比别人都差，这样，发生“耻感”的圈子必定是同级别的学生这一区域内的。

简而言之，耻感的产生，会因身处不同群体间，或当时身份的不同，群内评判规则、标准不同，而使人产生不同的耻感。这些耻感可以是一种羞辱感，也可以是一种害羞感，或者仅仅只是一种不自在，这些只能是针对特定圈子、特定参照物而言。

以一个富孩子为例，将他放在特定的学生集团时，他会随着各种情况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耻感。当富孩子面对同一阶层，他会以自己所在的富人集团的标准，即钱的多寡衡量自己的地位。山外有山，富人外还有富人，面对比自己富有的人出现，这时他可能会因财富“劣势”而产生自卑的耻感。当富孩子面对非同一个阶层时，他也会产生耻感。这种耻感可能会是看不起穷人而不齿与其为伍，却又不得不在一起时所生成的羞辱感；又或者是其希望融入集团却又因身份尴尬而格格不入产生的不自在感；还有一种可能，是富孩子原本以为自己的财富会给自己赢得一定的优势，而最终的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而使其心里产生强烈的落差。

人一生下来就注定要和不同的集团打交道，不可避免地会有和富孩子类似的遭遇，从这个角度上看，耻文化下的日本人永远也摆脱不了易害羞的困扰，他们比别的文化影响下的民族更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脱离了日本社会，只要耻文化还萦绕在他们心间，哪怕生活在罪文化笼罩下的国家，也是如此。

很多人将产生害羞归结到他人关注的目光上，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那么多目光投到自己身上——尽管其中很多都只是想象——就不会感到害羞。关注的目光，往往是人们对自已进行评价的前提，越是担心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就越容易害羞。害羞让人不自在，害羞的人往往因太过谨慎而拘谨僵硬，日本人在公众场合中总不大放得开，而当他们私底下和亲朋好友相处或单独一个时，就自如得多了。

害羞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共同关注的课题。实际上，人们一天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被人关注。即便再腼腆的人，也绝少时时刻刻都为害羞困扰，因此专家们才会称那些让人不自在的目光为“特殊的关注目光”。

每个人既是他自己，又是某种社会角色的扮演者，是某种普遍概念的象征。当人们希望他人用看待普遍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并且如愿以偿时，便不会有害羞的感觉，同理，当人们希望他人将自己作为一个特殊的个体来关注，并如愿以偿时，也不会感觉害羞。那些会让人们产生害羞感的眼光，正是那些和我们内心期待相左的目光，如果人们希望别人把自己当成普遍人，却收获了大量看待个体的目光，或者满怀被当成个体人关注的期望，结果却只被作为普遍人看待时，害羞的感觉便会迸发出来。

耻文化下的日本作家，就很擅长拿捏这种微妙的害羞感，尽管含蓄的他们未必会像心理学家那样，用学术语言解释为什么好端端的人突然会为害羞感左右。

譬如村上春树，在他那本颇晦涩的小说《发条鸟年代记》里就描写过一个妓女突然